

琴台
彥火

一失足成千古恨

余光中先生逝世，對文友來說，無不大感意外。認識余先生的人，都知道余先生身體狀態甚佳。近年他體型略縮小，但精神矍鑠，很是硬朗。

過去，對他是否活過一百歲，包括他本人和文友都是持樂觀態度的，之前已有多位文人都超過一百歲，如周有光有一百一十一歲，楊絳則一百零五歲。

記得二零一四年初秋和他一道參加西安舉辦的「華山論劍 中國精神」講座之餘，與他一起登西安大雁塔，登塔要沿逼仄陡斜的螺旋形梯級引腰而攀援，常人無不心存畏意，他卻毫無懼意，一馬當先，身手不凡，一眾人無不為之喝彩。

上月初旬，才收到余光中先生的新作：《中國古典詩之虛實互通》（見《明報月刊》二零一七年十二月號），是他近讀《歐北詩話》的緬思。歐北是清代中期詩人趙翼，乃一介清官廉吏。余先生寫人寫詩，縱橫捭闔，意趣逸然。

余先生逝世後，他的幼女余幼珊傳了余光中未發表的二首詩給我主編的《明報月刊》。一首題目是《天問》，另一首題目是《半世紀》。前者寫於二零一七年夏，後者寫於二零一六年他摔跤前。

《天問》寫余先生緬懷雙親和他們的亡魂。《半世紀》寫他患病的感懷。也許這兩首詩在家人眼中都不大吉利，所以一直沒有發表。特別是《半世紀》更有「絕對不能夠跌跤/一失足成千古恨」。

余先生寫完這首詩後，摔了跤，

受了傷，竟應了他那一句「一失足成千古恨」。可謂一語成讖！

余先生文章火候已臻爐火純青之境，他晚年「火氣」不減。去年，他寄了一篇文章給我，題為《莫隨瑞典老頭子起舞》，直斥瑞典學院十八位老頭（院士）的評審標準。（文章刊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二日《明報·明藝》版）

文章指出：「諾貝爾文學獎頒贈迄今，已逾百年，得獎名單，頗有一些不孚眾望而引起爭議者，例如美國的賽珍珠、英國的吉卜林，甚至如邱吉爾與羅素，也予人『撈過界』之感。反之，大作家如托爾斯泰、康拉德、納博科夫、哈代、吳爾夫夫人、普魯斯特等等卻與諾獎無緣。所以諾貝爾文學獎是一項很不平衡的榮譽，坐令許多大作家、許多橫海的巨鯨過網外。」

文章又說：「即使在西方，此獎仍不免『死亡之吻』的惡名。海明威、川端康成都是此獎得主，縱有此獎加持，仍以自殺告終。高行健、莫言得此獎後，書雖暢銷，卻未獲讀者暢讀。」

余先生這一論斷，頗有石破天驚之筆！（《懷念余光中》之一）



■作者（右）與余光中於2013年3月攝於香港皇朝會。 作者提供

翠袖
乾坤
查小欣

古天樂有儲衫癮

曾在本欄披露古天樂是電影《星球大戰》的鐵粉，珍藏多件絕版一比一電影模型玩具，並斥資600萬港元，購入一個貨倉，連裝修，共耗資千萬元打造電影模型王國，並招待基層兒童參觀，供他們親睹電影模型玩具。

可是此舉或暫停，因為為藏晶舉行公開展覽，但在運輸途中已弄毀了一半，有些更不能修復，令他心痛不已。他透露：「其中儲藏最久的1:1黑武士幸有玄力保護，所以絲毫無損，但其他很多都歪了，所以我盡量不再搞展覽，有人叫我去其他城市展覽，我擔心去了後，倉內藏品全沒了，又好像Marvel的Hulkbuster有兩層樓高，要七、八個人來鑲嵌，拿出去展覽會較麻煩。」

最近他自爆，原來他除了儲電影模型玩具外，另一興趣是儲衣服，他坦言喜歡買衣服，因為在香港鮮有去逛街購物，所以出外去外地買衣服會非常開心，可以自己試衫、買衫、付錢，感覺特別痛快。

古天樂對衣服的情意結來自媽媽，他憶述小時候媽媽會看電視偷看，看到好的款式，會買布做衣服給他穿，所以他自小到大對衫的文化都有興趣。他大有條件設計時裝，打造自己的品牌，但他太忙兼

顧不來，但朋友問他意見時，他會交流一下。

他從沒有計算花多少錢買衣服，最重要是買得心頭好，不諱言有儲衫癮。

他粗略估計，他應有一半衣服從沒穿過，並且未拆價格牌，他主要享受選購的過程，尤其遇上限量版的設計，不買就再也買不到，不少衣服是買回來儲的。

他愛衣服，愈買愈多，但從不擔心家中不夠地方放衣服，因為他是個整齊的人，喜歡自己收拾衣櫃，並有自己一套學問，就是將衣服分門別類，一定會將冬夏兩季衫分開放，每件衫自己摺、自己掛。

他買衣服比穿上身快，有人曾提議他賣二手衫，他捨不得，他說寧願做消費者。

古天樂不單有儲衫癮，更是愛衫狂。



■古天樂愛珍藏電影模型玩具外，又是個愛衫狂。

路地
湯禎兆

要付出的療癒過程

要付出的療癒過程，簡而言之，就是排毒反應。很多醫師很抗拒排毒反應，也有部分原因是因為一些醫師功力不好，令病人惡化，而推說是排毒反應。

但有一些醫師堅持世上沒有排毒反應，又有些極端。人一生積落不少垃圾，就算是嬰兒從母親身體也傳承了不少，大家都有垃圾，物理的、或情緒的，都會在身體不同部位引起阻塞，或令不同器官弱。

那作為病人，如何分辨是否排毒？我之之前寫過，醫師是應該有能力分辨的，但萬一你也在「分辨」醫師是否有功力，那我可以有少少分享，但當然只是從病人的經驗而言。對於新症，排毒反應通常不長，除非你已拖了很久才去看醫生，或者已吃了多次西藥，或者吃了苦寒藥（包括成藥喉糖）把病徵都壓抑。那一服藥時，該發燒的又會重燒，該咳出來的又會咳，一切會去到病的原點。

但若是初起感冒，通常服藥一兩天，已會舒緩病徵，夜咳會變回日咳，咳嗽和鼻水會變得愈來愈少，發燒的則一劑或兩劑內會退。若是肚痛、暈眩，或任何全身不舒服的感覺，服對的藥後，應會立刻有反應，屢嘔後立刻舒服了。這是因為

正確的藥會令你增加能量，做到要做的排外邪工作。

但對於舊症，或長期調理，有時中途會有大病，長期全身骨痛的病人，有自閉傾向的小孩，服了藥幾個月，突然發燒，燒後身體都強壯了，這便是正常長久的排毒形式。有些病人未遇過，服藥期間突然有病的感覺，立刻便判醫師死罪，那是十分可惜的。

我當然不能一概而論，只能分享少少個案。長期虛弱的人或癌症病人，通過一段時間的調理身子，多會出現猛烈排毒反應，屢嘔也有，咳也不停，可能會維持一段時間，體氣不足者更長，但捱過了，身體便會強壯了，水腫沒了，癰瘤也縮小了。曾見肺癆和胰臟癌者，嘔了多天，之後腫瘤便縮小了。

另外，有病人長期頭痛，服了多年止痛藥，經過多次的顛底療法，每次減輕，但還是有點點痛。去到第十多次，做畢後嘔吐大作，之後頭痛消失了，不用再服藥。無論是中醫或其他療法，都不能答得上何時會去到那個轉捩點，身體扶正後，有自己的路要走，病人也要時間調節好心態，然後像清了舊賬，迎來新生。

沒資格去說定什麼，以上純屬分享。

天言
楊天命

「人面獸心」的好好先生

有一位好朋友來看流年運程時，我順手為他卜卦，卦文可真嚇人，說他是「人面獸心」，行蹤不定，難以相處，最後會被狼虎殺害！

看到這卦文，天命百思不得其解。如果是素未謀面的客人，或許可以用「人心叵測」來解讀。但這位是我一直以來認識的朋友，是一位愛心爆棚的「暖男」，他怎麼會是「人面獸心」呢？

或許閣下會質疑：師傅，知人口面不知心，你也很難保證自己不會有錯信他人的時候吧？可是，天命對這位朋友的認識，絕非局限於表面功夫、噓寒問暖。我甚至曾經與他合作，推出一本與貓義工有關的書，其目的不是為了收穫名利，而是籌款資助貓義工的工作。

自從相識以來，我也目睹他對動物奉獻的種種努力和關懷，難道這些真的全部都只是「演技」，真正的他，有着令人「跌眼鏡」的陰暗面？

朋友自己看到卦文，卻不斷苦笑。從他的反應，天命可以看出，他不但沒有因為這卦文而覺得被冒

犯，反而是點中了他的內心想。不是吧，難道真的是「奸角」被揭穿真面目了？天命正在思考，朋友卻開始自己主動解釋來龍去脈了。

原來在卜卦的那段時間，他養的貓身患重病，命懸一線，隨時可能面臨訣別。朋友因此情緒大受影響，起伏不定。這樣的精神狀況，似乎印證了卦文所說的「難以相處」。現代人的生活中，很難與真正的野獸為伴，而「狼虎」的意象，或許正由「貓狗」來取代，因此「被狼虎所殺」，其實代表寵物耗費了他大量金錢和精力，有時更是令他生不如死。最後，「人面獸心」指的是什麼呢？這印證了他內心充斥的都是寵物，而沒有別的。表面看來是一個普通的「人類」，內心記掛的卻是家中那頭可愛的小野獸。

有些人性格善良，喜歡照顧、體貼他人，或許特別容易成為寵物的主人。那麼如果從八字的角度來看，是否有人命中注定如此呢？若閣下有興趣了解，下期專欄，我將為大家揭曉！

水過
留痕
少爺兵

「性騷擾」的話題

娛樂圈最近由「潛規則」議題上升至令人側目的「性侵」和「性騷擾」，幾位女藝人也紛紛道出當年被「性騷擾」的經歷。雖然有部分人的故事被外界視為「炒作新聞」為目的，但其實大家都知道，不單止是娛樂圈，在各行各業也存在着不少女性被性騷擾的情況，只是種種原因，她們都選擇了隱忍！

圈中人說：「性侵是非常嚴重的罪行，絕對是零容忍，不過，性騷擾在娛樂圈就比較難界定了？！以前有新人入行，由於演技稚嫩、表現不如理想緊張到爆喊，而前輩演員就會搜抱她們一下，或者握着她們的雙手以示安慰，這種情況也曾發生過被人認為是性騷擾。所以男藝人面對女藝人時，他們不再『動手』，只是『動口』去安慰幾句，瓜田李下嘛，免惹來性騷擾的指責。」

有男藝人就話：「以前跟女仔演對手戲從未想過性騷擾這個字眼，大家演對手戲都會有某程度上的默契，腦海只想彼此如何配合對方的演出情緒，演技上擦出火花，令觀眾認可和讚賞。但現在有了性騷擾這話題，男藝人的心情也恐慌了起來。有親熱戲時就算加強了跟對手、導演溝通每個細節外，我們還是擔心如果太入戲時會界人話博樽，令我們的心理承受很大的壓力，很影響演出的情緒。」

而理解現時性騷擾這話題敏感度的女藝人，大部分認為演戲時不應太敏感：「演電視劇的情感戲或者親熱戲，大家都知道尺度不會太大，也只是以幾個親熱動作加上運用鏡頭表達出意境就收貨了。」但女藝人否認男演員演情感戲時，雙方都有過尷尬的情況出現：「雖說事前大家已經有一定的溝通，不過男女都有心理、生理的反應嘛，好正常啫！腦袋裡沒有邪念，就完全不是什麼大問題啦！」亦有女藝人表示演親熱戲時，女方都會較採取主動，因為知道男藝人的擔憂。

清涼世界莫干山

百家廊

余潤

一直以為，莫干山是在杭州，直到車子沿山路盤緣而上，才明白它屬湖州市德清縣內，為天目山之餘脈，上海、寧波、杭州這美麗的金三角的中心。以清涼世界着稱的莫干山，入秋，天宇澄明，一派秋高氣爽楓林紅似火，竹林碧綠一片似海，讓眼睛都快滴成油了。怪不得有「江南第一山」之稱。

上莫干山，當然主要是因為干將莫邪的傳奇故事的吸引力。莫干山山名，源自於干將、莫邪鑄劍於此的古老傳說。春秋末期，群雄爭霸，吳王欲爭盟主之位，獲悉吳越邊界有干將、莫邪夫婦，是鑄劍神手，於是限令他們於三個月內，鑄成蓋世寶劍。干將、莫邪採山間之精銅，在山中鑄劍。可是冶爐不沸，於是莫邪把指甲剪了，把頭髮也剪了，以黃土拌揉，做成人的形狀，然後將它投入火爐中；爐火騰紅焰，鍛鍊成雌雄寶劍。雌劍為莫邪，雄劍為干將，合則為一，分則為二，雙劍鋒利無比。當時莫邪有身孕，夫妻明知吳王奸險，於是莫邪留下，持雄劍於山中，干將獨往獻雌劍。吳王問此劍有何奇妙？干將回答：「妙在剛能斬金削玉，柔可拂鐘無聲。論鋒利，吹毛斷髮。說誅賊，血不見痕。」一試之下，果然。吳王為獨得此劍，殺了干將。這個神話傳說，說明了莫干山歷史悠久。漢朝吳王濞，就在這裡的銅官山煉銅鑄錢；至今，銅官寺、銅官廟、銅官橋等名稱還保留在山南鄉村裡。

這故事，讓我聯想起魯迅的故事新編《鑄劍》。這裡山徑多，風景雖然誘人，但台階也多，上上下下甚為煩人，年輕力壯者也要走一走，歇一歇，走走停停，也許風光就在竹林深處。當我看藏於蔭山修篁幽谷中、傳說莫邪、干將鑄劍、磨劍處石塊刻着「劍池」兩個字的時候，我有一種悲壯感。這裡可以觀看「四疊飛瀑」、「干將、莫邪雕塑」、「磨劍石」、「試劍石」、「觀瀑亭」、「摩崖石刻」等景致。我走在阜溪橋上，其上游五十米處，有兩股溪水匯合，一股源於中華山，一股來自蘆花蕩，合流後，水勢洶湧，順澗而下，此是第一飛瀑。溪水過橋之後，猛然跌出兩三丈，注入劍池，成為第二疊瀑布。瀑布注池，在這裡稍一停

留，水勢更壯，於是直瀉劍潭，飛流高達十多米，觸石聲響，成為第三疊。飛流沖劍潭而下，束水，注入溪水，成為短瀑，這是第四瀑。在此之後，水流流去，淹沒於竹林中。而在阜溪橋的下方，有一塊側臥的黑褐色巨石：磨劍石。上面有周慶雲鐫刻的篆文：「周吳干將莫邪夫婦磨劍處」。

回過頭來，在橋的上方，距試劍石不遠處，有一座干將莫邪鑄劍雕塑，莫邪持劍在前，干將鎚錘欲擊。它靜靜地，無聲無息，只有山風不斷掠過，嗚嗚的，好像在訴說什麼故事。處於觀瀑亭上方的試劍石，為一塊半裂巨石，裂口光滑而平直，看上去就像以劍削成。

武陵村口之滴翠潭，抬頭就望見山岩上刻着一個大大的「翠」字，有三層樓高，是篆刻書畫家錢君匋的手筆，這是他平生寫得最大的字，而要把他的字刻上去，也足足花了兩年的時間。這個巨大的翠字，倒影在前面的人工湖上，飄逸得有如天上人間，成為四周美景的畫龍點睛之傑作。

莫干山山巒連綿起伏，景區面積達三平方公里，以如海的竹林，清澈的山泉，還有各式各樣的別墅和四季各異迷人風光取勝。其中竹林是莫干山「竹、雲、泉」這三勝中之冠，其品種之多、品位之高、覆蓋面積之大列為全國之首，世界之最。由於莫干山地處一定高度，綠化覆蓋率高，而且多流泉和儲水量大的修竹，所以夏季氣溫較低，七、八月平均溫度僅24.1度，早晚特別涼爽，最宜避暑。可惜我到的時間已是秋天，無法享受避暑的樂趣。但秋天有秋天美妙的景色，或者可以說更加吸引人吧。而兩百多幢形態豐富，沒有一個雷同的別墅，是當年分別代表了歐、美、日、俄等十多個國家建築風格的各國住宅別墅形式的複製品，使得莫干山有「世界建築博物館」之稱。

我們懷着好奇心，前去參觀「毛澤東主席下榻處」，原為「皇后飯店」，本來是浙江銀行家的別墅，一九五四年三月，毛澤東在杭州主持修改新中國第一部憲法的時候，曾經在這裡用餐和午休。我們在那裡參觀了他的臥室、用餐處，餐具和床褥都很簡單，但

參觀的人們還是絡繹不絕。而在它的山下，便是武陵村了。這裡有「蔣介石官邸」，是當年蔣介石和宋美齡蜜月的別墅，登上小洋樓，我們參觀了他們的臥室，跨出陽台，窗外視野極佳，在樹叢的圍繞下，涼風陣陣，夕陽正在慢慢西下。樓下的小圓形廣場，據說是當年宋美齡教蔣介石跳舞的地方。而百年的黃楊，則在另一邊，那樹顯得矮小，生命力卻是頑強。

其實，我們進山的時候，應該是繞遠路了。當我看到有轎夫前一後抬着轎子上的時候，忽然有些懷喪，怎麼沒想到這一招？可是，要真的坐上去了，舒服是舒服了，但可能又會失去沿途看風景的樂趣了。兩全其美的辦法不是完全沒有，不過難度甚大，看來只有選擇比較最明智。就像我們在山下的時候，有人爬上一棵巨大的松樹，那主樹幹的周圍吊着許多紅色的布條，隨風輕輕飄蕩，應該是有什麼講究。只見一條漢子，身手敏捷，三兩下就躡上去了，是傻大膽？還是勇者無懼？我不明白。但我聽見樹下面群起的歡呼聲，應該是他的同伴們的鼓勵吧？

回到杭州酒店，坐在酒店大堂休息了一會，便回房去了。次日醒來，整理行李，突然發現錢包不翼而飛，哎呀！糟糕！錢還不大要緊，最大問題是證件都在裡面。回想起不久前在香港，這錢包也丟過，幸好次日差館便來電話，叫我前去領回，竟然毫髮無損，也算是小小的奇蹟。同室的H見我大急，趕緊安慰我，並打電話給大堂，結果竟然找回來了，而且完整無缺。原來昨晚一時忘情，錢包落在沙發上而不自知。這也算是杭州給我的小溫暖插曲吧。只記得不知誰叮了一句：事不過三，你小心點呀！

■干將莫邪雕塑。 作者提供



鵬情
萬里
趙鵬飛

鄉愁未了 余光已散

年尾歲末，2018年的日曆已經收到了好幾本。隨手翻了翻才發現，這已是「鵬情萬里」2017年最後一篇了。這真是溫熱與冷漠交織的一年，又是忙碌與落寞並存的一年。不覺想起年初，驚飛草長四月天，與家人終南山下探新柳。行至草堂寺，特意去瞻仰高僧鳩摩羅什舍利塔。在塔前，誦讀鳩大士所譯《金剛經》卷末四句偈文：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」，忽有雷聲轟頂之感。

於是決計不再傷春悲秋，不再為光陰匆匆惋惜，不再為人世更迭嘆息。孰料，尚未走出寺門，便被寺裡落雪一般的櫻花，和紅似雞血的海棠盛景所吸引。摩挲樹身貪看花枝，直至暮色漸垂，才在家人幾番催促之下，不捨離去。可見，真愛離塵超脫，不受誘惑，何其艱難。回看日誌，今年第一篇文章是悼先曾敏之先生仙逝兩周年，今年的末篇，也不免要為最近辭世的詩人余光中，寫上一段。梁實秋曾讚余光中，右手寫詩，左手散文，成就之高，一時無兩。我讀書的時候，有幸聽過余光中講過一堂課。那一次，他受家裡所邀，講的題目是《詩與音樂》。題目不新，但他慣有的幽默演繹，仍讓底下坐着的師生不時奉上掌聲。興致所至，他更是不吝雅音，即興朗誦了他最廣為讀者熟知的《鄉愁》。課畢，同學們一擁而上，去求簽名合影。我在台下坐着沒動，卻恰好看到他隨行的幼女余季珊，獨自坐在一邊，於是走上前去攀談了幾句。

還記得特別跟她詢問的，是她的父親在《我的四個假想敵》這篇文章中，所描繪的趣事。彼時正值妙齡的余女士，爽朗一笑，說，爸爸寫的都是姐姐們的事情，那時候我還小。

在余光中的筆下，四個女兒最可愛是在十歲以前。因那時候，她們完全屬於父親。在男友的眼裡，她們最可愛的樣子是在十七歲以後，因為這時她們正像畢業班的學生，已經一心向外了。在文章裡，余光中說：「父親和男友，先天上就有矛盾。對父親來說，世界上沒有東西比稚齡的女兒更完美的了，唯一的缺點就是會長大，除非你用急凍術把她久藏，不過這恐怕是違法的，而且她的男友遲早會騎了駿馬或摩托車來，把她吻醒。」身為四個女兒父親的余光中，寫出了世間所有父親的共鳴，這篇文章也因此廣為流傳。

余家四女何其有幸，有一個會寫文章的父親，跟着也被萬千讀者關注和喜歡。沒有影像記錄的時代，寫作尤其是一件特別的事情。後世的人，要了解歷史場景，文字記載的最容易被採信。也因此，留下多少冤案和誤讀。久遠一點的，譬如東漢名將周瑜。明明是才貌出眾的一代名將，因為文人羅貫中的個人偏好，他生就被描述成了一個氣量狹小、才幹不及容貌的失敗之人。儘管在唐詩宋詞裡，周瑜被范成大讚美為「世間豪傑英雄士，江左風流美丈夫」，被蘇軾稱羨「遙想公瑾當年，小喬初嫁了，雄姿英發。羽扇綸巾，談笑間，檣灰飛煙滅」。可惜羅貫中的通俗小說《三國演義》在坊間實在太受歡迎，以至於

周公瑾蒙冤至今，聲名仍未恢復。近在眼前的，譬如同是台灣知名學人的齊邦媛。

齊邦媛所著的《巨流河》，是一部記載中國近代苦難變遷的家庭記憶史。因其筆力通透文字細膩，且所寫之細密家事正值炮火紛飛的國難之際，在華人世界廣受讚譽和推崇。在她的筆下，本來鮮被人提及她的父親——國民黨人齊世英，無論是相貌，還是才學、人品、功績，都堪稱完美。有讀過較多當時史料的人曾慨嘆，齊世英何其有幸，有女齊邦媛，讓其在自己的字裡行間流芳。其實，我之淺見，若不是為大好大惡之輩翻案，過譽之辭還可接受，但張冠李戴之舉就萬萬不可了。

余光中病逝的消息剛傳出，一篇名為《寫給未來的你》的文章被社交媒體大量轉發，都稱作者是余光中。就連人民日報官方微博也未作考證直接刊發。其實，此文的作者是廣州女作家張梅。尷尬之餘，余季珊女士的姐姐余佩珊代表家人發表聲明，否認此文是其父所作，張梅也站出來譴責侵權者張冠李戴極不負責。

遺憾的是，有份轉發的媒體大都一刪了之，並無半句致歉。

■作者在家中閱讀余光中散文集時所拍。作者提供

